

哭與笑



三

857. 號碼如有錯誤,請在
4643 書聲學堂

993816

哭與笑

楊蔭深著



上海

現代書局

1930

SAZ46/05



FUDAN

JEZOC00064208D 復旦圖書館

1930 9 25 付 排

1930 10 25 出 版

1 — 1500 册

每册實價大洋五角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序

本書的作者楊蔭深酒和我離別二年有餘了。今夏，無意中又在滬濱會面，簡單地探問了各人別後的境況以外，只默默地相對無話。我看他孤單的小房子中，除了一肩白囊之外，儘是幾本殘破的舊書，別的就什麼也沒有了。

唉，蔭深總還是這樣一個人呀！我深深地感到他近來精神上又有無限的痛苦了。他是一個多麼熱情的青年，他在五年前來上海的時候，他已是那麼的熱情了。他無時無地不想找他理想的一個愛

人，把他的熱情，盡情向他發洩。然而事實上却沒有一個人能夠承受他的熱情，因此他只有痛苦，他只是納悶。

也因爲是這個緣故，他開始寫他的作品了。他想他在作品之中，盡情發洩他的熱情，所以在他過去二本劇本——一陣狂風和磐石與蒲葦——和一本小說中——曼娜——他是處處同情於一個可憐的少女，“曼娜”更其明顯的了。

然而，這幾本作品是絡繹地出版了，了解他的心地的人還是一個沒有。他真是感傷極了，他想用比較顯然的來表示自己，于是他又大胆地寫成了這本“哭與笑”了。

“作者是抱着極大的同情心，使那個心境上已經受遍無限痛苦的女人，怎樣地得到了一個超脫的結果。”——這是我們作者所描寫的，也就是作者唯一的願望罷！我祝願作者成功！

王少遊 一九三〇・七・二九〇上海〇



這是一九××年的夏季，我在S埠F大學念書。有一天，是晚上的時候，我正無聊地坐在寢室裏。和我同室的一位X君，早已出去得不知去向了，因此格外覺得無聊，就隨便翻着一本小說看看。但心裏還是一個無聊，放在眼面前的，祇是一些蠶糞似的墨跡，那裏看得出一個要領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外面忽然一聲“開開”，知道門是在被人敲，於是也不問那個，急忙丟了書，跑去開了門。

一開門，門外立着兩個不相統一的人物：一個是戴大帽穿袍褂的，臉上老是裝着一副鬼臉，不問而知是我的同學樂天風君。一個却是光着頭，披着髮，穿着一套最通行的學生裝，臉上只是一副苦悶的沉默，我可不知道他是誰了。

“我早知道，你又在用功了。”

樂君一進門，就是這樣似玩笑非玩笑的說了一句。他老是這樣做他的開場白，自然我也不以為意了。于是我也照老例的說：“用什麼功，坐着無事呢。”

於是我請他們坐下，大家各端一盃開水。但樂君說：“還坐做什麼，我們到安樂世界裏去吧！”

“且坐一息，再去不遲。”我說。我的意思那位生客是初來，總得坐坐談談，互通一個姓名。若單是一個樂君，自然任他去吧。

“不早了，歸來再坐。”樂君坐也不坐，揮着手臂叫我也去。

我真不高興，樂君這種態度。但暗看那位陌生客，似乎也急急兒想離開這裏，——原來他們是特

地來邀我的，因此我也不好意思拂他們的好意，尤其是對待那位初會的生客。

於是三人就一同跑出了校門，向着安樂世界跑去。

在路上，樂君爲我們介紹了一次，我才知道那陌生的客人，姓白名素衣，在就近的政治大學裏念書，來此還祇這一學期，和樂君是中學時代的同學。我看白君舉止很大方，人也和自己靜默寡言，自然和樂君一些也不相像的。

到了安樂世界，因爲我和白君，都是初來，所以一切由樂君主宰。樂君說大京班最好，我們也就隨着到了大京班。本來我是個不懂戲劇的人，也不知道牠的好在那裏，但是一看觀衆確比別處爲多，因此也斷定好總好的。

那時台上剛好開場，演員據說全是坤伶，但一經化裝化好，實在也無異於男子所唱的了。固然女子的美無從在此窺見些微，而有的硬做男子的腔調和姿勢，我更覺得醜陋極了。雖說這是藝術，但我却不承認這種變戲法似的藝術。不把固有的畫

情顯現，却埋沒了去顯現她畸形的腔調或姿勢，這不是極醜極醜的醜態嗎？所以那時台上雖演得很熱鬧，觀衆們不住地喝着高興的彩，而我却一些也不去問聞，只是獨自另作他顧而已。

于是我閒顧左右，結果，却被我發現了一個真理了。本來我們是站在台邊觀看的，一霎之間，我們的四周也會集了許多觀衆，所以我們已處在被圍之中，我們是再無人照顧及了。

這個真理所發現的，便是我從人叢中奪圍而出所發現的。我看見這裏還有許多女招待員，什麼端茶，什麼分面布，都是她們來幹的，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理，做戲的坤伶算做什麼呢？於是我叫樂君說：“不要看吧，我們且到那裏坐坐！”

樂君似乎着了台上泗州城那一位武旦的魔，所以目只停着睛的看，耳也只管側着的聽，我的話自然不再聽見的了。但在旁的白君，却被我這麼一叫，就拍一拍樂君的肩，也說去坐坐吧。于是樂君方才離開這裏，同我們擇定一處座位。

坐了還祇一息，樂君把眼一溜，溜到了一位女

招待員的身上，那一位女招待員也早預備了面布跑了過來，看去樂君和她有些相識。

她把面布分給我們三個，向各個都使一個眼色。本來少和女性接觸的我，一碰到這機會，自然要臉紅得通紅，所以我只得把頭低下去了。但看樂君却笑嘻嘻地毫不為意，他不特還她一個眼色，而且有意把面布放在她的手裏揩起油來。白君呢？和我同樣低下頭來，我知道他比我還不如了。

這樣分過了面布，端上了一杯茶，大家都一心於這個女招待員的討論，再無心于台上的演劇了。

“老樂！你認得她罷？”我這樣問樂君，想從樂君口裏探一個究竟。

“自然咯！”樂君很自誇地回答。

“那末，她叫什麼名字？”白君也插着問。

“哈哈！不說的。”樂君好像在賣祕訣。

“說說怕什麼呢？”白君似乎在乞求他的回答，自然我也很願樂君能夠告訴我們關於她的名字。但樂君好像你愈問他，他愈想賣一個訣，故意裝作遲遲延延不肯說個出來。

“不曉得的，賣什麼訣。”我斷定樂君也是不曉得的，因為我知道樂君的性情是很直率的，他會裝作勾誘的手段，他却不能相互的談心。和那位女招待員也許熟識多次了，但是他每次除却勾誘以外，什麼話也不談的。

“是的，你也未必知道的。”白君也這樣說了一句。

爲了這件事情，我和白君，差些兒要和樂君口角了，幸喜樂君說出老實話來，說是真的不知，我們方才平下氣來。

真的，那位女招待員的確太打動了我們的心了，特別是我的心，少和女性接觸的心，一旦居然有這樣一個女子，能夠殷殷勤勤地對待我，我的心實在是要感激而至於流淚了。何況她那苗條的身材，走起路來一種女子特有的美態，我也領受得魂銷。她的眼，我是想也想不出她是用什麼東西造出這樣兩顆活珠子來。她的唇，我也不知道這個的紅是從那裏染了過來。衣服雖並不十分的入時，但緊貼在她的身上，却覺得這樣正能表示她的美來。

這樣，這樣，……的她，那一個會不憐愛她呢？我看那時的白君，似乎也同樣有像我在思索，因為他的目光，也頻頻在注視那個女招待員。

那時台上的戲更演得熱鬧，銅鑼和皮鼓不住地亂響，台下的人都肅然的看着，似乎大家都不願意拋過這麼一齣熱鬧的好戲。但是我倒有些不耐煩起來，因為耳裏的刺激太深了，思緒就會給牠分枝。我真的咒咀了這一齣戲，我也真的咀了這一般觀眾，簡直是像個呆子。

那個女招待員不時地替我們沖茶分面布。本來不喜喝茶的我，現在也喝了好多盃；平時對於面布很喜講究，從來不喜揩公眾場裏的面布，現在也揩了好多次，還反而覺得茶是格外來得清香，面布格外來得清潔呢。白君比我還厲害，茶是老着喊她來沖，面布也老是叫她來分。我真想不到從來不曾來過的這裏安樂世界，會有這樣的豔遇。也真錯怪不曾來到這裏的時候，說什麼這裏是怎樣卑污的場所，說什麼我們青年不應到這裏來逛遊的。如果今晚樂君不曾來叫我，那我真是一生一世也不知

道這麼一回事，那末，我不是枉爲世人了嗎？經了這樣一想，自己覺得有無限的幸福，同時也覺得樂君的確是我的知友。

一忽兒，我看見那個女招待員也同樣和別個的客人在拋眼色，同樣被別個客人在任意地調笑，我真是含一些兒酸意了，覺得這個客人是我的情敵，我非殺他不可。但隨即自己也很平靜下來，因爲她是女招待員，她是托身於這個世界裏的，她是不得不如此啊。

台上現在冷靜些了，四圍的坐客也少了許多，因爲時候已經不早，演的又是一齣唱工戲，所以大多歸去的歸去，跑開的跑開。我們也都覺得興盡意足，伸一伸腰，想歸去了。

於是樂君喊住了那個女招待員，付好了茶資，就下樓來了。臨別的時候，自然都有說不出的依戀，尤其是白君，看來更覺得不忍歸去。

跑出了安樂世界，時間已十一點相近，由樂君的提議，我們就在就近的一家宵夜館裏，用些點心。

吃點心的時候，因為大家都用一些酒，所以說話的興趣，倍覺濃厚。酒飽以後，什麼話都會談了，於是由那個女招待員談到各自的身世，由各自的身世再談到那個女招待員。

“那個女招待員真不錯，我們總得想個法子。”白君提着酒盃，首先就這樣說。

“是的，不錯。”我也提着酒盃回答：“別個就不對了。”

“哈哈！你們都說不錯，好一個不錯。”樂君的酒量似乎比我們小，他的說話已經略帶醉意了。

.....

三人靜默了一回，樂君只管飲酒，白君開始和我談他的身世，好像演講一般。我知道今晚他說這許多話，完全受了酒的唆使。

他說，他的父親未生他時就死了的，所以他還是一個遺腹子。母親在他四歲時也就亡故，他既沒有兄弟，也沒有姊妹，所以他只靠他的叔叔，扶養成人，叔叔的恩，他自然永生所不忘的。但他叔叔雖然扶養至於現在了，叔叔畢竟沒有怎樣的愛他，

正因為有了他，使得他的叔叔不能把哥哥——就是白君的父親——一股家產，佔為自有，所以他做了叔叔的眼中釘，什麼事情也不能任他自由了。

他又說，他在中學念書的時候，他的叔叔常常要扣他的學費，現在來到這裏，完全是賴幾個親友幫助來的。白君說到這裏，一陣熱淚就不住地流了下來，他說：“我原是一個最孤伶最苦憐的人兒啊！”

我聽到這裏，也覺得自己的身世，正和白君差仿不多。固然我的雙親均在，但來這裏求學，一樣和白君靠親友相商而來。而且白君也說他現在雖已長到了十八歲，他仍未得到一個人兒的愛憐，這也正如我的一樣，同樣和白君沒有得個人的愛憐。因此我也把自己孤苦的身世說了一遍，白君和我，都各自唏噓一會，都各自安慰一會。我于是更覺白君的可憐，白君真是我的唯一的同情者了。

那時樂君只是飲着自己的酒，只是說：“有什麼這樣悲傷呢，那個女招待員不也是個孤苦伶仃的人嗎？”

白君被他這麼一說，好像提醒似的，說：“是啊，我正愛那個和我同樣孤苦伶仃的人兒呢。”

“你真愛她嗎？”樂君追問他。

“那自然。”白君像乞求似的對樂君說：“天風，你要幫助我成功呢。”

“自然咯！我天風要成人一件美事了。”

在他們這樣互相回答的時候，我半句話也沒有加入，我只有默默，我也只有默默而已。直到侍者送到面布的時候，我才說聲：“歸去罷！”

三人在路上跑的時候，我還聽到白君要求樂君成就他的美事，他們兩人的酒意，似乎都比我來得厲害。

原书空白页